

0709

主 编：胡二全 文兴福
副主编：崔文哲

延邊文史資料

第八輯

宗教史料專輯



主 编：胡二全 文兴福

副主编：崔文哲

编 审：赵龙男

目 录

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	金光熙 (1)
发生在间岛的一起反日民族运动——青林教事件	朴长星 (25)
延吉武庙	张泰显 (37)
琿春天主教一百年	崔锡升 (50)
延边儒教	许英锦 (57)
延边的道教	许英锦 (61)
延边的佛教	南明哲 (64)
延边伊斯兰教今与昔	南明哲 (70)
朝鲜基督教会	李光录 (78)
金仲建与元宗教	许英锦 (80)
大倥教在抗日战争和民族教育中的作用	赵元燮 (84)
“英国岗”——龙井基督教长老派教会始末	韩生哲 (93)
萨满教	李光录 (114)
金成河的坎坷生涯与宗教生活	金洪先 (116)

E94/43

解放前敦化五字分会概况.....	刘志来(124)
敦化伊斯兰教沿革.....	刘志来(129)
延吉天主教与刘裕庭.....	张泰显(134)
敦化初基督教概况.....	刘志来(139)
安图的基督教、天主教、佛教沿革	
.....	李永洙、车相勋(143)
安图的伊斯兰教沿革及活动.....	马胜图、岳中志(147)
延吉清真寺与阿訇王兴唐.....	张泰显(152)
图们市宗教概况.....	任熙俊(157)
世界最大的尼众道场.....	杨明谷(166)

延边天主教的沿革与现状

金 光 熙

天主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的分派，具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天主教传入延边也有九十余年，天主教的传入与这片土地的开发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

清朝入关之后曾经把自己的《发祥地》——长白山一带划为封禁地区，到了十九世纪初(光绪初年)随着清朝政府解除封禁，实施移民政策，容许关内汉人来此，也默许朝鲜人越江居住延边。那时到这里的汉人成为主人，是占山户，而朝鲜人则成了这里的垦民。随着延边的开发和移民的剧增，天主教也从西部和南部传到这里。20年代初期汉族天主教只是在局子街(延吉市)有个教堂，教徒的人数也是屈指可数的。到了解放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二、三十人左右，但是朝鲜族天主教教徒则多达一万三千余人，并拥有十二处教堂。鉴于上述情况，延边天主教的沿革应以朝鲜族为主。

一、延边的开发与天主教的传入

(1896年—1921年)

众所周知，朝鲜人早在封禁解除之前的明末清初就开始偷越潜入东北境内，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更多的朝鲜边民偷越过境来到间岛地方一边种地，一边又在官厅监视薄弱的向阳避风之地建房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朝鲜人的许多聚居的村落。对于这种情况清政府开始是持默许态度，到了一八八五年又确定图们江北岸40~50里地带为《韩民专垦区》。于是非法越境定居的朝鲜人就成了合法的垦民。

当时因朝鲜政局的变化，朝廷的腐败，以及己巳、庚午连续两年荒灾，使许多忧国之士和寻求活路的人们汇聚到这块土地上来，大批朝鲜垦民主要在图们江中流北岸、海兰江以南的地域定居垦荒。适逢其会，深受朝鲜东学党创始人水云崔济愚和东学党农民革命领袖全琫准影响的汉城豪门子弟金以器，早在一八八四年就来到湖川浦(今龙井市开山屯怀庆街)、阿米达(今龙井市开山屯子洞沟尽头)一带，团聚十几名青年研究东学。不料，一八九五年三月七日，他被朝鲜会宁官府逮捕并以东学革命之“罪”于同月末被处以死刑。那时，金以器的至交和弟子金英烈由于不能继续学习东学，就怀着学一学西学的好奇心，于一八九六年四月前往朝鲜元山找法国神甫学习天主教教理，并于五月十七日接受洗礼，起了个“约翰”的教名。其后，金英烈又立即返回延边(会宁对岸)，于翌年初春带领家眷

至交共十余人重赴元山。他们在很短时间内结束了教理学习并全部入教。于同年秋再度回到延边。他们在朝鲜的会宁到龙井之间大道旁的三元峰、贺教洞、大教洞、大佛洞以及龙井等朝鲜人聚居的村落进行了传教活动。每逢礼拜天，他们就是到上述几个地方，瞒着当时深深地濡染儒教思想的其他人们的耳目，在普通农民之家过天主教信仰生活的。这一时期就是天主教在延边初次活动的时期。与此同时，善于种水稻的朝鲜人寻找容易开垦水田的地方，沿着九水河溯流而上，又聚集在八道沟一带。

在朝鲜，当时东学农民运动已经被镇压，东学党也土崩瓦解，原来信奉东学的农民从心里上感到空虚，于是从反对西学开始逐渐转向学习西学，有些人则成了天主教传教活动的骨干。这时，外国传教士在朝鲜的传教活动得到政府的许可而成为合法化，而且他们的传教手段又很能适应地方性、大众性，因而朝鲜人就对他们感到亲切。传教士们把自己让人叫起来感到很别扭长长的详姓洋名也改成顺口的朝鲜式的三个字。他们学习朝鲜话和朝鲜文字，甚至于改穿朝鲜服装。他们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没有全面禁止教徒们的嗜好，可吸烟饮酒，也允许教徒们吃狗肉，因此自然而然地博得了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带来的西方文明，尤其是自然科学更是令人好奇，特别吸引了青年男女，使他们从心底里倾向于天主教。特别是对那些世代沿袭下来的繁杂的封建礼俗（婚丧祭祀交往等礼节，——特别是祭祀上至四代祖先的事情）、男尊女卑、迷信活动等对广大青少年的桎梏，以及穷困的生活现实相比较对天主教就更是怀有好感和好奇心了。他们有时虽然也受到民族歧视和人格上的侮辱，但是他们还是以在

当时卫生条件和医疗设备都落后的情况下，只要信奉天主教就百病皆除，什么占卜术和巫婆等都是没有用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日益增多。

在汉城的法国外邦传教会传教士梅德尔得知了上述延边一带的天主教活动情况后，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就派当时在元山的勃尔多·白神甫到湖川浦和三元峰等处亲查详情，于次年二月返回元山。此时图们江中流北岸地带已拥有朝鲜人六、七万人，天主教教徒已增加到四百余人。而当时居住在這一地区的汉族为一万人左右。

一九〇〇年前后，从朝鲜移居三元峰和龙井村两地的教徒各有二、三十户，他们自己动手修建了教堂。到了一九〇三年，八道沟也有了十余户教徒。是年秋，石海一、金柱一、朴正奎等教徒也从朝鲜来到八道沟，到一九〇八年这里的教徒已千余人（大部分是从朝鲜移居这里的教徒）。他们也自己动手盖了十间茅舍当做公所，又建了有八间房的学校。汉城教区听到这个消息后，于一九一〇年派朝鲜人神甫崔文值前来八道沟。他一到就动员教徒们就地烧砖炼瓦，修建了一座带有高耸的钟楼的红漆教堂，其面积为六百平方米。此外，一九一七年又修建了能够容纳二百多人的“朝阳学校”。

与此同时，龙井村和三元峰的外国传教士们也率徒烧灰色砖修建了教堂。

一八九八年来到三元峰的法国人罗神甫回到汉城，后任其职的元神甫，也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回到了汉城。是年在龙井的法国人南神甫也回到了汉城。其时三元峰有教徒四百余人，龙井则远远超过了五百人。因天主教也称“圣教”所以人们称三元峰为“圣教村”。

一九一九年春有三百多名土匪袭击了八道沟，绑架了十几名阔老阔少和崔文植神甫。一个月后，除崔神甫外，其他人都放回来了。汉城教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立即派朝鲜人神甫白飞伍到八道沟。直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崔神甫才被释放。于翌年三月他与白神甫一起回到了汉城。值此八道沟的教徒人数已达至九百多人，值此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使朝鲜独立，一九〇五年的乙巳《保护条约》又奔走了朝鲜的外交大权，到一九一〇年又进而强行实现了《韩日合邦》则完全控制了朝鲜。因此有众多的爱国志士纷纷云集延边。而天主教及基督教等各宗教界的爱国志士们又把延边当做他们进行反日民族斗争的广阔天地。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哈尔滨车站用左轮手枪击毙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义士(三十一岁)就是非常虔诚的世传天主教教徒。这一年三月，他到俄国沿海州的可里，与十一名同志一起砍断无名指，各自在手绢上写了《朝鲜独立》的四字血书。安义士怀揣这些血书离开俄国，在朝鲜庆兴一带击毙五十几个日本警察之后，又来到会宁奇袭日本守备队，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而撤退，越过图们江到龙井一带活动。同年秋天，他从在海参崴发行朝鲜《大同公报》的义兵队长禹德淳那里获悉，伊藤博文为了搞侵略大陆的阴谋诡计，拟于同年十月下旬前往哈尔滨会见俄国大藏大臣科科夫切夫的消息后，便舍弃了警戒森严的南满铁路的打算，绕道海参崴乘坐开往哈尔滨的东清铁路列车。在哈尔滨车站义举击毙了伊藤博文。早在一九〇七年六月做为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使前往海牙万国和平会议的李相禹和李伟钟也曾在此一带及海参崴继续进行反日民族斗争，同时又全力以赴地筹建私立学

校。他们也都是笃实的基督教信徒。尤其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三·一》运动时期有很多宗教界人士在国民会·义民团以及军政署等反日民族团体中,都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斗争活动。当时基督教人士具春先长老为间岛国民会会长,八道沟天主教会会长金宗淡又是义民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一九年冬,在现在的龙井市智新乡长财村立岩洞里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取十五万元朝鲜钞票的也是基督教青年教徒们的义举。不仅如此,宗教还消除了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在当时最先敢送女孩子上学的是教徒家庭,最先敢去赶集的女子也是教徒家庭,打破“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因袭陈规又是教徒家庭。同时在各教堂里开始是另设《妇女席》,就是在男女座位之间挂个白色棉布帘子。后来为了做弥撒和礼拜时为的方便而撤除其帘,也开始做见面礼了。教会的学校也开始了男女共学。这就是实现男女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打破《男女有别》的封建俗套的一个实例。

这一时期天主教先后在延边各地(三元峰和龙井除外)传播的概况如下:

一九〇一年传播到琵岩洞,一九〇三年传播到八道沟,一九〇七年传播到大教洞,一九一六年传播到桃源村,一九一九年传播到北蛤蟆塘;在琿春地区则是一九〇二年传播到莲花洞,一九〇五年传播到太平川,一九〇七年传播到金塘,一九二〇年传播到六道泡,而这些地方都成了朝鲜庆兴郡的外国神甫巡访地(巡回传教地)。在和龙县则是一九〇七年传播到土山子,一九〇八年传播到土山子南沟。这些地方都有公所,教徒人数为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也有将近一百人的地方。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将其侵略的魔爪日益伸向延边。一九〇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朝鲜人为名义，在龙井设了“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又办了其文化侵略的基点“中央小学校”。一九〇九年九月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在北京缔结的《间岛条约》之后的资金三百万元在龙井开设了《朝鲜银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的野心，对朝鲜垦民采取了表面上提倡多多益善、来者不拒而暗地里却严密监视、严加管束的策略。

一九〇七年之前，由于地方当局的严密控制，天主教在龙井的活动远不如其他农村地区活跃。派出所的设立更是由于日本方面的交涉，对外国传教士的布教活动也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镇压了朝鲜和延边一带以至于沿海州的“三·一”反日民族运动。尤其是那惨无人道、灭绝人性成为千古民族恨的延边“庚申年大讨伐”就更加激起了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延边朝鲜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愤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反日爱国斗争的烈火遍及延边。

就在这如此纷纭而艰难的反日民族斗争之中，天主教还是有了急速的发展。在此期间汉城的外邦传教会为了加强对延边地区教会的管理，从汉城教区分设一个元山教区，延边天主教归属于元山教区。这时，延边的三元峰、龙井村、八道沟这等地方的教会里教有了神甫。

二、元山教区管理时期的延边天主教

(1921年—1928年)

教区所在地在咸镜南道的元山教区属于德国外邦传教会的本笃会,在其邻近德原地方还拥有一个大神学院和修道院。元山教区从汉城教区分立之后,十分关心延边教务的发展,他们当年就派任神甫和朱神甫到龙井,派具神甫和刘神甫到八道沟,派吴神甫到三元峰传教。一九二二年又派沈神甫和姜神甫到延吉东市场街汉族教会(约有十名左右的信徒)传教,派白化东到延吉西市场街朝鲜族教会(有教徒百余人)担任主任神甫。同时还在明月沟、茶条沟、大领洞以及琿春的池登坪、沙草峰等地设立了公所,由神甫巡访这些地方进行巡回传教。一九二四年又在吉成村(延吉县境)设立了公所,同年又派具杰根神甫到琿春传教,于一九二六年又在代登川设立了公所。

当时天主教致力于对农村的传教活动。如八道沟神甫经常访巡茶条沟、明月沟、北蛤蟆塘(汪清)进行巡回传教,对本地的村落更是不在话下了。龙井神甫巡访龙进附近的琵琶洞、贺教洞以及头道沟等地的教务,三元峰的吴神甫则为大砬子(当时的和龙县所在地)及其邻近的地方乃至八道河子一带的分散教徒进行巡回传教。一九二五年春,三元峰天主教堂的吴神甫又来到德新社长洞借用教徒金学善的八间大房子,在那里设祭坛,并为从明川移居长洞的土屋家金河世(维

德罗)四兄弟一家教徒做了弥撒,又让他们过瞻礼,赐给了《旧约》并进行“领圣体”。当时,吴神甫还赶着装有“圣物”的牛车,跋涉几十里崎岖山路,给教徒们的信仰生活送去“粮食”更进一步给他们的心里种上了信教心理。

在上述进行传教活动的几个地方中,八道沟天主教会的神势最为兴旺。他们不仅在五道沟、新兴洞、石门村、龙岩洞等几个地方办了四年制的学校,而且还开设了临时公所。这个教堂的神甫具杰根于一九二四年离开八道沟时,已拥有教徒两千多人。继而从元山来八道沟的张利柱(也德国籍)神甫是一位豪门子弟。他看到八道沟学校破败不堪,就把在德国自己家里的钱拿来重新修建了五百多平方米的砖房校舍,该校后改称为八道中学校。

同年,来到八道沟的白化东又调任为延吉教堂本堂神甫,其后任的德国神甫金口于一九二四年来到八道沟后,在朝阳学校开设了师范科,又办了个汉族简易学校。但是,金口于一九二八年离开八道沟之后这些都没能坚持办下去。同年又来了德国人玉乐安神甫,再度开办了汉族学校,另外,他还用自己家的钱从德国购进二十余种管乐器,为朝鲜族学校组织了一支军乐队。

当时在延边有南岗(延吉)的明东军乐队和北岗的八道军乐队,每年端午节和中秋节召开运动大会的时候这两支军乐队就给赛场增添了许多异彩与和乐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前后,延吉教区主教府拿走了八道管乐器,解放后再由延边文工团接管了这批管乐器。延吉的明东管乐器,一天晚上被我游击队拿走,这批管乐器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都失散了。

上述几位神甫,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传教,是为教徒们的

信仰生活而服务的。不过，他们只身来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为了不是他们同族的我们朝鲜族的儿童教育，也做出了直接的或简接的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给予肯定。

三、成为延边教区之后的延边天主教

(1928年—1945年)

从元山教区分立出延吉教区，当然是出自他们教务活动和管理方面的需要，但是，也要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东北军阀张作霖政府和朝鲜总督府重新把奉天省警务处处长于珍和总督府警务局局长三矢宫松，于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以国境警备为宗旨而缔结的《三矢协定》改成了《韩人取缔办法细则》。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东北军司令官张学良宣布易帜，降下过去的五色旗，竖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于是，东北三省就统辖于南京中央政府了。这样《三矢协定》也自然而然地解除了。当时在东北军内的反日声势和人民大众的反日思潮是空前高涨的，外邦传教会正是注意到了这种国内外局势的动向，以为把延边继续隶属于元山教区，那就等于在国土关系上把延边当做元山教区的延长，他们认为还是在中国的版图内另设一个独立的延吉教区，才能使各方面的关系和交往更加顺利。

白化东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来到延边担任延边朝鲜族天主教会的主任神甫，三年后他又建立了汉族教会，从而是使汉

族教徒脱离吉林教区而归属于元山教区。白化东是位瑞士人，生于一八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学历为小学七年、中学九年、大学十年。他毕业柏林大学之后被派到远东工作，曾于一九三〇年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一年曾在汉城本笃会修道院里供职，次年九月来到八道沟教堂。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延吉教堂主任神甫，管辖延吉道、依兰道（黑龙江省依兰县）和黑龙江省其他几个地方的三个地区。白化东通晓英语、法语、中国语、朝鲜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但是对日本语却是一窍不通。

延吉道脱离元山教区而分立的一九二八年，在白化东手下有德国神甫二十名、朝鲜神甫两名，此外还在延吉、珲春、和龙、头道沟、八道沟有十六名德国修士。延吉教区于一九二九年正式成立之后，白化东就担任了延吉教区长。连明月沟、牡丹江、新站、敦化、蛤蟆塘等地全归属本教区。教徒总数达至一万四千多人（其中汉族教徒为三千人），还有四十一所私立学校，共有学生一千五百多人。

早就脱离汉城教区而分立的元山教区，到了这时其设施也较完备，有了“德原的神学院”。早在汉城神学院学习的延边神学生们为方便起见而纷纷转学到元山教区的德原神学院。八道的吴朔朝就在德原神学院里被授予神品四品级，虽因病而中途辍学，但其拉丁语十分流畅。还有八道沟的林龙河，乃至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金益灿、金相浩、朴铉浩、朴善浩、金龙镇，茶条沟的车范辉和图们铁路中学的白老师等二十余人都是德原神学院的学生。还有毕业于神学院而成为高级神职人员的林富吉、李东浩（主教、院长）、金南洙（绥远教区主教）等十几个人，也都是八道沟出身的教徒。

延吉教区正式成立之后，白化东整顿了教区内的各个本堂，并于一九三〇年初派徐相烈神甫到八道沟任职。徐神甫到职以后，由于他在邻近村子里建了许多公所，又把学校经营得很出色，深受教徒们的拥戴。一九三〇年末，白化东又先后在头道沟、老头沟以及白草沟等地建立了新的教堂，并派王默道神甫到八道沟任补佐神甫，又把徐相烈神甫提升为延吉教区副主教，随即又任命王默道为本堂神甫，任朝鲜神甫申有哲为补佐神甫。从这个时候起直到一九五二年九月，王默道一直在八道沟任职。

一九三〇年末，白化东成为延吉教区的监牧。他利用十万元的资金在延吉和龙井两地修建了男、女修道院。同时，又在延吉筹建比较现代化的教区事务大厦，这项工程始于一九三一年春，竣工于一九三三年。这座大厦之壮观当时是个可以和龙井的日本总领事馆相媲美的。今日延边军分区和原延边歌舞团的两座大楼就是那座建筑。

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四年（伪康德元年）把延边从吉林省分割开来，另设了个所谓“间岛省”。他们积极推行侵略的大陆政策”，并付诸实现，使朝鲜的清津港和罗津港变成长图线和图佳线的纵断港，以形成大陆和日本之间的水陆直线交通的纽带。日伪政权竭力宣扬的所谓“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等甜蜜的荒言，使得朝鲜移民急剧增多。在这些移民之中，生活贫寒的天主教徒们，都奔向了教会极威而又是自己民族的聚居地八道沟，以教堂为靠山加强互相团结和谋求过好日子。

延吉教区又于一九三四年派朝鲜神甫申有哲到白草沟，一九三六年派原来在八道沟的金凤植到图们先后任本堂神

甫。同年，许晶德作为金凤植的后任被派到八道沟，他一直到解放后的一九四六年春才离开了那里。此后延吉教区于一九三九年又先后在图们、和龙和二道沟等地修建了新教堂。

这一时期，在延吉教区有德国神甫三十七人、德国修女一人。朝鲜修女四人，在修女院里有二十五名预备者都是朝鲜族，在修女学习班里有五十名朝鲜族，也有些汉族。

除此之外，延吉教区还拥有十一所海星学校，两家救世医院，教徒总数为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三名。一九三四年初，又把延吉教区修道院命名为“十字圣架”修道院，同年九月白化东亲自兼任修道院院长，并在主教府院内办起了发电厂、木工厂、铁工厂（兼营汽车修理）、牧场、花园、皮鞋店、服装店等。特别是办了个印刷所，用以刊行朝鲜文《天主教少年》报刊，第一任编辑为许德永。许德永于一九三五年春又调到奉天（沈阳），由吴朔朝继任其职。《天主教少年》不仅受到教徒群众和海星学校学生的欢迎，而且也受到社会上的好评。到了一九四〇年末，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要改成日本文杂志）而被迫停刊，那时的全部设备，后来却成为延边印刷厂和延边日报社印刷厂建厂基础。在吴任职期间用朝鲜文直接翻译了拉丁文原版的《遵主圣范》这在朝鲜天主教界里一时传闻纷纭，连当时的朝鲜天主教机关刊物《天主教青年》也对此事评价说“吴君把《遵主圣范》译成我们的文字，这实为我们朝鲜天主教界的嘴天。圣书的翻译，在朝鲜不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一直都是在根据汉文版或是日文版，英文版重译的。这次吴君用朝鲜文字直接翻译了原版圣书，并将其译著公布于世。这何尝不是我们同胞的一大骄傲！”。

当时，教会的基层组织有天主教会的外围组织“天主教